



流年碎影

心香一瓣

## 当年“劳动课”

□查正军

金秋时节,稻田一片金黄。我回到乡下,偶遇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,于田间地头忙碌地拾着稻穗。阳光下,孩子们的身影与金黄的稻田构成了一幅温馨而生动的画面。我在拍下这一镜头的同时,不禁回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劳动时光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在村里上学,那时,一般人家都有几个兄弟姐妹,村里除了有小学与初中,人口与学生多的村还相继办起了高中班。在那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方针的指引下,我们见证了那时农村劳动教育的“全过程”,体验了劳动课给我们带来的“双丰收”。

除了寒暑假,学校还在收麦与收稻两个农忙时段放“忙假”,一般七八天,让孩子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除了这些,学校还有每周至少半天的劳动课,时间应农时而定。劳动课我们都是殷殷期盼的,最喜欢的便是离校到田野里,和大人们一起参加劳动。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,或扛或拎着自带的劳动工具,阔步走在乡间小路上,个个兴高采烈地唱着歌:“手拿小镰刀呀,身背小竹篮。放学以后去劳动,割草积肥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……”当时每次参加生产队的半天劳动,生产队的干部都会给每个学生发水果糖,学生们一边干活一边吃糖,十分开心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那物质匮乏、没有零食的年代,有的学生舍不得全吃了,要把糖果省下来带给家里的兄弟姐妹。

劳动课的内容丰富多彩,我们有时帮助附近生产队麦田或稻田除草,有时到棉田里学习整枝打老叶,有时摘棉花,有时学习起秧栽秧,有时收割麦子或水稻,有时把麦、稻扛到场头,有时割草积绿肥,有时植树造林……

诸多的劳动中,最让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是给棉花捉棉铃虫。那虫子长得又肥又大,有青绿色的,有土灰色的,它们专吃棉花的花蕊,在小棉桃上钻洞,庄户人恨它恨得牙痒痒。捉棉铃虫要趁早,因为早上气温低,有露水,是棉铃虫一天中最猖獗的时候,我们每天一大早要来到地里,脖颈上挂着一只用绳子吊着的空瓶子,手里拿着用竹片做成的镊子,每人一行,在棉田里一株一株地搜寻。小孩子眼尖,早上一个多小时能捉上百只,捉完虫子再上学。学校还经常开展捉虫比赛,看谁捉的虫子多。有一次我创下一小时捉130多只的最高纪录,和另外两个年级的“第一名”分获生产队长奖励的“大运河”肥皂一块。

我知道鸡特别爱吃棉铃虫,每次捉虫就会把班上所有同学捉到的棉铃虫收集起来,中午带回家喂鸡,鸡见了鲜活的棉铃虫争先恐后地抢食,我家鸡舍里的三只母鸡经过我一个多月的投喂,只只养得“膘肥体壮”,并由过去的不肯生蛋到后来每天生一只,鸡蛋打出来都红彤彤的,有的还是双黄蛋。为此我写了一篇关于“棉铃虫喂鸡让我吃上双黄蛋”的作文,还被老师在全校传阅。

后来,大队在学校门口划出了一块6亩多的“学生劳动田”,主要种植水稻与小麦,从整地挖墒到追施底肥,从落谷播种到水肥管理,从防病治虫到“九成熟十成收”,全部由大队农技员指导,全体师生全程参与,从不会做到全学会。因此,我们回家都能帮大人分担不少自留地里的农活,直到现在我进机关单位上班三十多年,但农村的主要农活样样会干。

劳动课给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,也让我们增长了很多农业知识和生活经验,还培养了我们热爱集体、热爱劳动、勤俭节约的好品质。眼下农业生产已全面实现机械化,加上土地全面向种植大户流转,一般人已不再下地劳动,但我们培养下一代,也应让劳动教育回归应有的姿态和原点,通过劳动帮助孩子形成独立自主与吃苦耐劳的思想品德。

此时,我抚摸着万花筒,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,从门前指甲花上摘几片不同颜色的花瓣放到里面,将万花筒放在眼前,透过眼前缤纷梦幻的世界,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慈爱的面庞,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影子……

## 儿时万花筒

□董青春

上周日回乡下老家,收拾老宅里的旧物件时,在一只泡桐木板钉制成的简陋木箱里,意外地翻到了儿时父亲为我们兄弟做的万花筒。

几十年过去了,依稀记得父亲为我们制作万花筒的情景。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,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,村里村外的洋槐树都已开花,满村庄弥漫着浓郁的槐树花香味。父亲从集镇上赶回来,从人造革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纸包,里面有几片两手指宽的透明玻璃。父亲神秘地对我 and 弟弟说:“今天给你们做个万花筒,保准让隔壁小老虎他们眼馋。”

小老虎是我儿时的玩伴。原来几天前,小老虎的木匠舅舅做了一辆木头玩具小汽车,下面还雕刻了四个凹槽,安装了四个算盘珠子,小老虎用细绳牵引着,得意地在我家门前的路上跑来跑去,三弟站在路边看着眼馋,跑过去想靠近看看玩具汽车,不料被小老虎使劲推了一下,三弟没有防备摔了个“面嗑地”,鼻子顿时流血了,三弟从地上摸块砖头要“报仇”,父亲见状赶紧把他拉回家,并哄着他说:“过两天也做个玩具给你,馋馋小老虎他们。”

父亲开始做玩具了,他将三片玻璃边靠边拼在一起,然后在三条棱上细心地用胶布固定,再将拼在一起的玻璃轻轻地放在报纸上一层又一层地裹紧,外面用细线固定扎牢,形成了一个三角棱柱体。这时,父亲拿出纸包里的一小块三角形玻璃安装在三角棱柱的一端,又用胶布缠牢固定,不一会儿,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:“万花筒做好了。”

我从父亲手里抢过万花筒,一只眼睛眯着,另一只眼睛凑近看着万花筒里面,里面白亮亮的什么也没有。父亲在一旁笑着说:“别急,别急,里面要放点东西再看。”父亲说着从槐树上摘下槐花和几片细小的嫩树叶,又从门前菜地里摘几片菜花、萝卜花的叶片,让我混合后放入万花筒,边晃动边看着里面。于是奇迹出现了,随着万花筒的转动,里面神奇地变幻、组合着各式各样的图案,一会儿五彩缤纷,一会儿千变万化……

我和弟弟高兴地把玩着万花筒,开心欢乐的笑声引来了小老虎他们,小老虎主动从家里拿来小汽车跟我交换万花筒玩。第二天,我把万花筒装进书包带到了学校里,全班的小伙伴轮流玩万花筒,他们从教室门前花池里摘下花瓣,还撕下红的、绿的、黄的小纸片放进万花筒里,看着它们在里面滚动着“七十二变”。

此时,我抚摸着万花筒,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,从门前指甲花上摘几片不同颜色的花瓣放到里面,将万花筒放在眼前,透过眼前缤纷梦幻的世界,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慈爱的面庞,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影子……

难忘岁月

## 月光下的电视梦

□范振巧

当月亮高高升起时,我便会想起儿时在下乡等待晚七点的电视节目《澄澈岁月》。

儿时的乡村,电视机是个稀罕物件,村东头钱叔家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挣了钱,为钱叔购置了一台电视机,引得满村的人每天晚上都去他家里看电视,将里屋挤得满满当当,大家边看《新闻联播》,边夸钱叔的儿子孝顺。

每天吃过晚饭,我就急忙提着小板凳,衣兜里放些瓜子往钱叔家赶,为了在七点前到达他家。当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响起时,我连忙从凳子上站起来又唱又拍手,然后安心地坐下,看着看不懂的新闻,直到播放完《天气预报》,母亲也算好时间,拿着手电筒将我接回家。

一次,母亲忙于农活晚饭做得稍迟了些,为了不错过精彩的电视节目,我憋着尿意,往钱叔家赶,连厕所都不去,最后实在憋不住,尿了裤子,导致颜面尽失,当场放声大哭,谁也劝不住。钱婶忙喊来母亲将我领回了家。一连多日,我闷闷不乐,至此我便不再去钱叔家看电视了,母亲看出了我的窘迫,和父亲商量着也买一台电视机。

一个假日的午后,我正和一群小伙伴疯跑在乡间的田埂上,听闻父亲从县城买回来一台电视机,连忙扔下手里的树枝,招呼小伙伴们一起,飞奔回家,装好电视机,只等晚间七点钟的到来。

自从我家有电视机后,那件窘迫的往事随着小小的虚荣心烟消云散了,看完《新闻联播》再看《天气预报》,我也极喜欢看《天气预报》,那些遥不可及的城市是阴是晴,是变冷是转热,是风前或雨后,我都特别关心,时常遐想何时我也能去那些陌生的城市走一走呢。

那时电视信号极不稳定,时常在你看得入迷时,信号如雪花四处飘散,便要人去屋外,和屋里的人里外配合着调整天线,天线的信号像一个顽皮的小孩,你追他逃般折腾些时间才能恢复正常,时常在屋外调整电视信号的我,渐渐地摸出些门道,当天线往月亮的方向拨弄时,电视的信号便会趋于稳定,就像月亮挂在天线上一一般。

就这样,日子在《新闻联播》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播音中一天天过去了,当初的黑白电视机也换成了彩色电视机,电视节目也越来越精彩,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我不再手舞足蹈,但那些关于电视的小故事,如同一串串闪亮的珍珠,串联起我童年的美好时光。或许,这就是岁月的魅力吧。

每当回想起那些与电视相伴的日子,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对过去岁月的眷恋,也是对那份纯真快乐的怀念。

